

蒲松龄与孟城驿

□高邮 姚正安

说句大不敬的话,我一看到蒲松龄三个字,脑子里立即反映出《儒林外史》中的范进。蒲、范二公,何其相像,都是老年才考取功名,而范进似乎比蒲松龄的运气还要好些,毕竟中举了,而蒲公直到七十一岁才考了个贡生,在山东学政门下当差,不到五年,便驾鹤西去了。至于吴敬梓所写的范进不是以蒲松龄为原型,不得而知,但吴敬梓继承和发扬了《聊斋志异》的创作风格,是不争的事实。

蒲松龄一生以坐馆为业,绝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家乡淄博一带。

蒲松龄是山东淄博人,孟城驿在高邮境内。淄博与高邮相去千里之遥,蒲松龄怎么会与高邮的孟城驿扯上关系呢?

还真的有关系。

《高邮县志》(1990年版)载:“康熙十年(1671)三月二十八,文学家蒲松龄随同乡、好友,原宝应县令调署高邮知州孙蕙来邮,为幕宾。”

这段不长的文字,作为史记,还是有点瑕疵,当时,蒲松龄仅仅31岁,成为文学家是后来的事,记载历史重在原汁原味。不去说它。

其实,早在前一年,蒲松龄已经随孙蕙到了宝应任上。

所谓幕宾,也称幕僚、师爷,是编制外人员,由知县、知州聘请帮助料理具体事务,其薪资也由知县、知州个人支付,不在政府资金中列支。

未老先轻

□南京 涵也

那天在家翻找裤带,竟没有一条合适,牛皮帆布尼龙的,都嫌蠢重,倒不如穿根布带系了,轻筒舒服。忽然意识到,老之将至,“轻”是明智选择。想不未老先衰,就得未老先轻。

年轻时喜欢重口味、重量级、重装备,作文讲“重中之重”,行事图“重大成果”;宽腰带,大头靴,还要钉上铁掌;手枪嫌小,AK-47、14.7高射机枪也不过瘾,要玩导弹,重达数吨,轰然上天,如惊雷,那才壮烈,才英雄。后来方懂,谁若能轻敲键盘即可阻止一场战争,同样真英雄。

到一定时候,无论你心态还如何年轻,别人的人际预设模式都已将你调老。逛商超,管理员会善意劝你走人工通道,因为他认定你不会用自助设备。赴饭局,人家礼貌招呼但不再在意你说什么。

目睹了多少人,一旦去职,顿

秋天是第二个春天

□河北保定 马俊

法国作家加缪说:“秋天是第二个春天,此时,每一片叶子都是一朵鲜花。”我喜欢这个说法。

中国古代文人习惯“悲秋”,其实秋天何悲之有?刘禹锡一句“自古逢秋悲寂寥,我言秋日胜春朝”一扫悲秋格调,分外开阔明朗。这句诗也深得我心,每到秋天,我心中总会涌起欣喜和期待,这种感觉跟春天到来时一模一样。

秋天是第二个春天,在我看来,这第二个春天比第一个春天还要美丽。春天的美比较稚嫩青涩,秋天的美是经过时光沉淀的,厚重深沉了许多。大自然的色彩依旧是斑斓的,甚至比春天时还要色彩丰

富。我觉得秋天的色彩,是四季中最精彩最富有内涵的。秋花灿烂,秋叶多姿。尤其是秋叶,其色彩的变化简直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。

秋天是第二个春天,既充满生机,又有成熟的味道。四季更替,春华秋实。秋天除了风景之美,更在于收获的美好。春夏的付出,化作了秋天的收获。梦中的愿景,近在眼前,伸手可触。所有的期待都落到了实处,所有的梦想都有了归宿。玉米举着金色的勋章,高粱擎起红火的旗帜,谷子低垂着丰硕的头颅……苹果激动得脸蛋通红,葡萄嘟嘟噜噜展示丰盈之美,梨子高高地招摇在枝头……秋天的馨香

在口口相传,说蒲松龄于工作之余,常常与驿站附近的居民喝茶聊天,还喜欢在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写写画画。

蒲松龄自离开高邮,40年间再也没有踏上高邮的土地。但蒲松龄对高邮留存着深刻的记忆,有他的作品为证。《聊斋志异·卷九》中的《于中丞》写的是小于成龙(清初官场有大小两位于成龙,两人还曾是上下级),在巡察高邮期间巧妙破案的故事,此文虽是小说,但有史实的成分,据史料记载,于成龙在安徽按察使任上确实奉旨巡察包括高邮、兴化在内的下河水情。至于于成龙在高邮有没有破案一事,史无记载。况乎小说,也不必追问事实之有无,至少表明蒲松龄心中有高邮,也表明蒲松龄对于成龙这位廉吏能吏的尊重和敬佩。

《醒世姻缘传》的作者为谁,在文学史上是一个疑案。胡适先生积六年之功考证,作者乃蒲松龄。此一说遭到不少学者质疑,在下浅陋,不敢断言。但其中的八十八回“薛素姐送回明水 吕厨子配死高邮”,写的是发生在高邮驿站的故事。蒲松龄在驿站工作半年有余,对驿站的内情外幕是十分清楚的,故能揭露驿站黑幕,为吕厨子这样的下层人物鸣冤叫屈。从这一层看来,我倒是倾向于西周生即是蒲松龄。

蒲松龄在高邮仅仅逗留了半年,却是千古留芳。

“外挂”轻了,耗能就少了。生命余量有限,负重是一种浪费。心爱藏品,留一两件即可,再好的东西,拥有过就足够。一位忘年交前辈,生前曾向我展示过他的宝贝:打鬼子时用过的老式电话机、粗陋的地图、纸页发黄的文件。爱难释手。老人一走,全被后辈当垃圾扔了。

轻言。不是随意说,而是轻易不言,免得一开口就成絮叨。别操心谁不听老人言会吃亏在眼前,从来都是后浪更比前浪高。

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是什么?那些已经逝去的,永不再来,荣耀成就、爱恨情仇、追悔内疚,轻若阵风。放不下,就会成为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”,其实它是一种“重”。

当然,什么都可以轻,唯独人格尊严不可轻。放轻些,反而会获得尊重。能做到轻而不贱,那是人生的大境界。

蒲松龄到高邮,被孙蕙安排辅佐驿站事务,又称驿幕。

明代后期至康熙朝,由于国库空虚,一再裁减驿站经费,驿站难以运转。而且,当时已经裁驿丞归州县,也就是说驿站的工作由地方全权负责。此前,驿站是垂直管理单位,驿丞的品级不高,但都是中央直接委派。高邮孟城驿更加特殊,地处交通要道,水马两驿,来往频繁,驿站经费更是捉襟见肘。蒲松龄到驿站时,不仅房屋破败、役银无以兑付,役马不但数量严重不足,而且多数羸弱多病,难以胜任递送任务。

对此,蒲松龄急,孙蕙更急,一旦有重要军情需要递送,而马、夫不应,那后果该是相当严重的。于是,孙蕙请蒲松龄向上级反映情况。蒲松龄当然知道向上级反映情况,要求上级拨款的后果,但他是个义士,深谙拿钱财替人消灾的道理。因此,不管不顾,实事求是地反映孟城驿存在的困难,这就是《蒲松龄文集》中的《高邮驿站》。此事的结果,孙蕙上调至京城,而蒲松龄被解聘回家。

蒲松龄在高邮满打满算也就半年时间。

半年,在时间长河中倏忽而已。但高邮历史记下了蒲松龄,县志中有记载,孟城驿里安放蒲松龄的半身塑像;高邮人民也记住了这位在高邮留下脚印的文学家,直到今天,民间关于蒲松龄的传说还

“外挂”轻了,耗能就少了。生命余量有限,负重是一种浪费。心爱藏品,留一两件即可,再好的东西,拥有过就足够。一位忘年交前辈,生前曾向我展示过他的宝贝:打鬼子时用过的老式电话机、粗陋的地图、纸页发黄的文件。爱难释手。老人一走,全被后辈当垃圾扔了。

轻言。不是随意说,而是轻易不言,免得一开口就成絮叨。别操心谁不听老人言会吃亏在眼前,从来都是后浪更比前浪高。

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是什么?那些已经逝去的,永不再来,荣耀成就、爱恨情仇、追悔内疚,轻若阵风。放不下,就会成为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”,其实它是一种“重”。

当然,什么都可以轻,唯独人格尊严不可轻。放轻些,反而会获得尊重。能做到轻而不贱,那是人生的大境界。

比春天的芬芳更迷人,因为果实从来都比花朵更有魅力。

秋天是第二个春天,依然可以作为一个起点。我做了多年幼儿园教师,每年都是从秋天启程。新学期从秋天开始,新征程充满了挑战和期待。看到孩子们那一张张单纯的笑脸,我的幸福涌上心头。我要在秋天规划未来,写下一年的安排。秋天是起点,未来的每一个日子都洋溢着美好。

在这个灿烂的秋天,我采撷一片秋叶,轻轻放入一本古老的诗集中。让美好和幸福沿着时间的线索,滑过优美的弧线,落入平平仄仄的诗行。

房东方恩住

□南京 洪怀义

我们家二孩,在北京电影学院当教师,平时联系方式,每天中午发微信,每周五晚上通电话,特殊情况例外。今年暑假回来返京后,第一个周五晚,收到他通过微信发来一张照片,上面有十多人。照片上的人物引起我们猜测,老伴说可能是各方有关系的朋友,中间那位大概是召集人;我说也许是单位同事,中间一位年长一些的大约是领导。

隔一会儿,手机响了。接电话后,儿子一开口就问,你们还知道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,第一排坐在中间的是谁?我们把猜测的情况讲了一下,至于要说中间是谁当然不知道。儿子带着兴奋的口气说,中间的那一位他早就告诉过我们了,就是十多年前,到意大利罗马大学当访问学者,租住房屋的房东,叫方恩住。老伴说还记得,听你说过这房东租金很便宜,他经常亲手做饭菜,请你们房客吃不另收钱是吧。我说从照片看上去慈眉善目,热情厚道,身体壮实,年龄比你们略大一些。儿子说是的是的。

接着,孩子讲起房东方恩住一段往事和这次聚会的情况。方恩住是中国人,小时候家里生活拮据,年轻时独闯意大利做小生意;家在国内,也做小生意,店里雇人经营,自己两边跑,或寻找货源,或给大客户搞批发。他一人有意大利住三室一厅的房子,厨卫俱全,把多余的房间租给国内到意大利罗马的访问学者,或创业

人,一举多得。

方恩住一双儿女,儿子在上海复旦大学读研,这次是送考上北京大学的女儿到学校报到的,特地邀请在北京的原来房客一起聚一聚。照片中其他12人,大多是访问学者,在罗马期间,先后租住在方恩住那里的。除个别相互推荐住房的认识以外,大家都是第一次见面。聚会中的一个程序,就是各人介绍自己,借此机会不忘表达对房东热情关照的感激之情。方恩住说,都是中国人,他年长一些,到国外早一点,关心弟妹是应该的。方恩住还说,要感谢各位,跟大家交朋友感到非常荣幸,学到很多东西,也得到不少帮助。他举了两个例子,一个是他做生意,有关问题请教研究法律方面的老师,心里就踏实多了。一次朋友聚会,他邀请一位声乐老师一道去,在表演节目时,这位老师唱了一首歌,一亮嗓子,声惊四座,简直是歌唱家的水平,为他添光增彩,使气氛更加热烈。

散席,方恩住叫大家暂时不要走,在酒店门口等他。他到前台交费时,服务员告知已有人付过账了。一会儿,方恩住把自己小车开到门口,从后备箱里拿出名酒,送给每人两瓶,愿大家友谊地久天长。

儿子在电话中说,房东方恩住的小故事,很有个性,令人感动。我说,方恩住既平凡又不简单,事情虽小但很感人。

与异乡和解

□重庆 唐占海

很多时候,人在异乡打拼是出于无奈。当然,不排除有的人喜欢一座城市,于是千里奔赴,扎根异乡。

对重庆来说,我是异乡人。记得十多年前初来时,我总感觉自己像是一个不和谐的音符,与异乡的曲调格格不入。那时我的口头禅是“在我们那里”;在我们那里四季分明,在我们那里秋天特别好看,在我们那里面食特别丰富,在我们那里冬天有暖气的屋子特别暖和,在我们那里讲究饮食清淡……我好像是离开故乡后,方才觉得故乡原来有那么多优点。故乡就像心上人,异乡就像受了父母之命被迫捆绑在一起的人。

重庆夏天的高温闷热,冬天的潮湿阴冷,而且动不动就下雨,实在让我无法忍受。记得上学时读“君问归期未有期,巴山夜雨涨秋池。何当共剪西窗烛,却话巴山夜雨时”,老师说诗中的巴山是川蜀之地,那时觉得巴山夜雨那么诗意。可真正置身巴山夜雨中,却无比让人烦恼,觉得那雨过于缠绵悱恻,一点也不像我们那里的雨那样干脆利落。总之,异乡有太多让我无法忍受的地方。

俗话说,既来之,则安之,人总是要有个适应过程的。我在重庆打理生意,渐渐交到了一些不错的朋友。这些朋友,热情火辣,

豪爽大方,并且跟我一样吃苦耐劳。我们在生意中相互帮衬,生活中不时聚一聚,享受劳作之后的闲暇。重庆人很会享受生活,以火锅为代表的各种各样的美食,我都跟朋友们尝了个遍。好玩的地方也很多,并且不少地方很有文化气息。重庆人虽然努力挣钱,但不像我们那里的人那样心急火燎,他们生活的关键词是“安逸”。不过分执着得失,享受人生才是他们的追求。

渐渐地,我发现自己越来越能够融入这个城市了。原来因为水土不服,我的皮肤经常出现问题。一段时间以后,皮肤也完全适应了。我终于与异乡和解了,这个和解的过程,也是爱上的过程。我从前一直有落叶归根的思想,如今融入异乡后,我不再想以后的事。此心安处是吾乡,我以为没有所谓的“第一故乡”“第二故乡”,所有自己爱的地方都是心中的圣地。

与我有相似经历的人一定很多,很多人都经历了与异乡和解的过程。最典型的当数宋代的苏轼吧。他被贬岭南,我不信他初到时有过皱过眉头。但异乡总有一些让你爱上的理由,后来苏轼乐观地说:“日啖荔枝三百颗,不辞长作岭南人。”

与异乡和解,是一个与自己和解、与人生和解的过程。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1073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